

叫你一声, 邹先生

文 / 豆沙包

我和老邹相识于一场同事特意安排的相亲饭局。他最后一个才到,微笑着解释,因为工地上的事情耽误了。他靠在我边上坐下,这让我局促不安,只顾低头吃饭,甚至没看清他的样子。

这一年,是2017年。老邹说他算是一个“包工头”,只是我越来越感到,他不是个普通的包工头。

2018年时,全国上下吹响了精准扶贫的集结号,脱贫攻坚的三湘大地上奋战正酣。老邹所在的建筑公司承建了意义重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工程,他则被派到了最大的一个工程点上。

刚开始,我们一星期能见上一面,我学着给他做可口的饭菜,清洗他换下的沾满泥巴的衣裤,叮嘱他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用这些琐碎来表达心意。

慢慢的,我们一星期也见不上一面了。打不进他的电话也是常事,过后的几小时或是一天甚至是几天,我才会收到他的信息:“实在抱歉,太忙了!”

最后,他吃住都到了工地,而我开始关注异地扶贫建设工程,开始关注他从事的建筑行业,开始关注以前认为与我毫不相干现在却感觉他们是肩负使命散发光芒的一群建设者。

一个周末,我坐了两个小时的中巴车,前往老邹负责的异地扶贫搬迁工程安置点,我想去看他。

初冬的清晨,太阳升得稍晚些,或浓或淡的雾气似一张巨大的网,罩在这一栋栋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的红瓦灰墙楼房上空。这张网下是另一个世界,人们各自忙碌,有推着小推车运送砂石的,有清理楼与楼之间杂土的,有吆喝着合力抬板材的,远处金属的切割声、塔吊上下的摩擦声、搅拌混凝土的轰鸣声汇集在一起,波涛奔涌,一片沸腾,仿佛决胜的号角,冲破了层层迷雾。

远远的,我看见几顶红头盔围在一起,中间的红头盔用石头在地上写着什么,时而起身比划,时而转头询问——我认出来了,那是老邹。

他没有看到我,一会儿,我又听到他的声音从另一栋房子上边传来:“老杨,今天水电安装要全部完工,你的班组你要盯紧,不留死角!”

“小叶,明天木工组人员要全部到位,你是年轻人,要呷得苦,霸得蛮,带领你的人员撸起袖子加油干!”

“老谢,可以联系绿化了,先规划规划!”

此刻,老邹如骏马奔驰在草原,雄鹰翱翔于蓝天,他更像一个胸有千军万马的指挥家,工地是他的主战场。

我寻声走去。他一边朝我走来,一边对我说,趁着天气好,工地在抓进度抢工期,抓质量保成效,力争在年前向所有安置户交上新居钥匙,实现他们的安居梦。

我细听着他的解说。他嗓子嘶哑,嘴角起了血泡。

我望着他,看着眼前的一栋栋高楼,心底升起一种奇异的感觉,感动、喜悦、激动、骄傲,我仿佛也变成了老邹,成为了工地上的一员,追寻着担当、使命、情怀的意义。

这一天,从清晨到傍晚到深夜,召开项目部碰头会,协调材料、设备,联系监理……我见证了老邹满满当当、扎扎实实的一天,我们从来没有这么久待在一起过。

深夜,我们驱车回家。他指着车窗外城市里一栋栋青黑色的建筑,“看,这栋房子我负责修的!”“快看,那个市场是我十多年前负责修的!”他嘴角上扬,眼中满是光芒,这是怎样的一种自豪感?这又是怎样一种热爱?看着他车上贴着的那张密密麻麻写满了工作安排的黄色便条,我的心底涌起无限的柔情。

在控制施工成本、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老邹提前半个月完成了异地扶贫搬迁施工任务。阳光照耀下,一栋栋红瓦灰墙的楼房穿上了金装,小区水、电、路、通信、绿化一应俱全;房间干净明亮、厨卫齐全,实现“拎包入住”,安置户们喜笑颜开……这不正是异地扶贫搬迁工作谱写的幸福安居图么?

那年末,老邹捧来了年度优秀项目经理、先进个人、异地扶贫搬迁劳动模范等奖状。

透过老邹,我愈发感到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我曾经认为万家灯火、山村炊烟、城市繁华、闹市人才才是人间烟火,可静默在城市的钢铁水泥丛林何尝不是另一抹颜色?这一抹颜色或灰或白或青,却浮现出汗流浃背的身影,闪烁着明明灭灭的真善美,承载着一座座城市市向上向前发展的力量,这也是人间烟火里灵动的一笔。

家乡是一种味道

文 / 唐宜琴

“老师,我老家的饵块香得很,我老家的山也高得很,可以遮到太阳包(太阳)……”

听着学生雷兵在我耳边用方言絮叨,我有些诧异:“你怎么一说到家乡,就说方言了?”

他红了脸,严肃道:“老师,你不懂,因为家乡是一种味道。”

我当时在云南昆明教书,虽离了家,却未离开家乡,竟听不懂一个8岁孩子的话。只觉得身边这个脸蛋红扑扑的贵州小男孩像一个圆嘟嘟的小土豆,可爱极了。而如今,我背井离乡也已经15年了,“家乡是一种味道”的话,竟成了我内心的隐痛。

儿时的元宵节,一大清早,妈妈把雪白的糯米面用温水揉成一团,或做成圆圆的汤圆,或做成中间鼓鼓、周边扁扁的“猪儿粑”,待水沸腾,一个个轻轻放进水里。我们拿了碗筷在锅边一边敲打,一边念着“一帮羊儿犇下河,飘飘的,落的落”,等到锅中美食浮起,便蜂拥下筷,锅里捞、碗里夹,等不及吹冷就火急火燎往嘴里送,用苕麻、花生、红糖、板油做的馅,香甜爽口,加上软糯的皮儿,唇齿留香,以至嘴唇被烫起了泡,都是常有的事儿。

正月十五,最让人兴奋的莫过于“偷青”。白天,“侦察员”侦察好情况,小组碰头分工,万事俱备,坐在小木凳上,手托下巴,看着太阳一点点西沉。当太阳收起了最后几缕光芒,小伙伴们便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队长一声令下,我们便如离弦的箭,“嗖”一声飞了出去。普通人家的菜园子要么围了栅栏,要么筑了泥墙,对于我这种个子小又体力不济的,便只能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疯跑。他们拔了青菜、蒜苗、葱就往外面扔,我便在外面接应。“风卷残云”后的菜园满地狼藉,聪明的人家有的会提前收割,有的会派人看守。一年到头,只有今天的“偷青行为”是合情的,善良的邻居决计不会让我们扫兴。即使收割,也会留下几棵,即使看守,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回到家,大人早烧开了水,只等我们凯旋。清水洗净蔬菜,下锅一煮,用糊辣椒、盐、味精、酱油做个蘸水,一群人便围着大锅吃起来。大人喜欢抢食青菜,因为吃了青菜,一年到头,百病不侵;小孩喜欢抢食葱蒜,据说吃了葱蒜便聪明、算术好。大家狼吞虎咽,才算不虚此日。

家乡还有个风俗,哪家的孩子如果这年不清净(不顺利,爱生病),又或者发生过什么小意外,大人便会许愿,大年初一乞讨七姓人家的饭菜食之。据说唯有这样,方能过这坎。所以每到大年初一,我们便拿了干净口袋,事先准备好台词,一群小孩在一个大人的带领下,选好不同姓氏的七户人家,开始“乞讨”。来到一家门前,便由胆大的高声喊:“主人家,给你家找点发财饭吃!”这时,主人便左手一大碗酥粑粑,右手一大碗米饭,端了出来,笑盈盈的,一边把碗里的食物倒进我们的口袋,一边说着吉祥话。乞讨完毕,就在荒野支口锅,一锅煮了,我们折了桃树枝作筷子,围着吃个底朝天才肯散去。那是多么幸福的“叫花帮”呀!

记忆的车轮嘎吱嘎吱地响着,随着岁月的流逝,已锈迹斑斑,一遍又一遍地擦拭了,才又锃亮起来。家乡清冽的泉水孕育了这方土地上淳朴的乡亲,也孕育了我。我怎会忘记这生我养我的热土!只是如今根扎在了异乡,只希望叶儿是朝着南方生长的吧!

且以淡然辞旧岁

文 / 邓亚兰

临近2020年岁末时,我们几个老同学相约吃饭。那晚突然变天,狂风夹杂着雨水,我沿湖走了许久,才找到那藏在灯火阑珊处的饭店,温暖的光顿时让寒冷的身体有了暖意。

同学见面后,依然是中学时的德行,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调侃。举杯敬酒间,也不知谁说了句:“哎,以后要多相聚,一晃我们都过半百了。”一番对视,岁月还真没有亏待任何人,该长的皱纹、该白的头发,该出现的大肚腩、小秃顶一个都没放过。过去的帅哥、美女似乎都看不到影子了,甚至连照相都不敢了。饭后,我开车送了两位同学。车空后,突然有些茫然、有些孤独。

回忆就像一扇窗,推开了就很难合上。点点滴滴,就如同眼前飘落在车窗的雨,散落下来又消失,消失得那样自然。曹操在《短歌行》中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在岁月的长河里,生命犹如一团浮萍,起起伏伏,谁也不知道自己会飘向哪里,又会在哪里终结,太多的不确定推着我们茫然前行。人人都期待岁月多些柔情怜悯,可它偏又铁面无私。我们总想一生行云流水,却总是风波四起,最后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去过一地鸡毛的日子。

人们都喜欢欣赏别人的风光,却不知道他背后的艰辛;都去羡慕别人的富贵,却无从知晓他过去的苦寒;仰望别人的显赫功名,也不要忘了他曾经的忍辱负重。人生路上,他们又面对了多少的挑战和意外,承受了多少的苦果和劫数。人的成长总是处在不断的得到和失去之间,人生不过百年,不能总是在风雨中被淋得焦头烂额吧,总会有风和日丽的时候,何不笑纳应有的定数,淡然面对红尘悲欢。

我的生活一直过得不温不火,随遇而安,随心而动。时间从来不语,却催促着我们成长,岁月如秋风流逝,不觉就到了中年。我总认为人到中年是个尴尬的年纪,跟不上年轻人的步伐,与老年人又有距离。我们渐渐失去了那份天真,把孤独、寂寞、失落都藏了起来。其实流年盛事终将成为过往,大家都看到我写在文字里的诗和远方,却看不到文字后面的困惑、惶恐、焦虑、期待。或许,当我们以简单的目光看这个世界,周围的人和事就简单,内心简单,抬头就皆是温柔;当我们以复杂的目光看这个世界,周围的人和事就满目疮痍。既然如此,何不选择简单?很多人,追求了一生的名利,拥有了,却不懂得怎样去填补内心的空虚;很多人,等待了半世的人,真正走到一起,却不知怎样去依偎,这又是何苦呢?

我很赞同白落梅的一句话:“我们不要做岁月的王者,也不要一日抵千年,好光阴,慢慢地过。”就以这句来告别2020年,迎接新的一年,在淡泊中享受人间的安逸,在豁达中品味人生的闲淡。

